

# 怀念舅舅

◎刘二妮(河南平顶山)

很多次都想写点什么,可脑袋与手总是不同步。十月初一到了,六舅,你在天堂还好吗?

不知不觉,大半年过去了。六舅走了,再没人给我送春天的香椿叶、夏天的蔬果、秋天的大枣了。自舅舅离世,那个充满生机的小院,我一次也没去过。院里的葡萄藤、香椿树和楼顶的小菜园应该还都在,可我再也不能打着看望舅舅的旗号随时光顾了。

六舅是平煤神马四矿的退休干部,在老家叔伯弟兄里排行第六,所以我总是“六舅六舅”地叫着。小时候,家里孩子多,生活捉襟见肘,六舅总会背着俺妗子偷偷往我家送点钱,20块、50块,多多少少帮衬着我。

我爸妈没文化,记忆中,六舅总是叮嘱我们好好学习,将来考大学好就业。就这样,原本不爱学习的姐弟仨在六舅的引导下,都考上了大学,我姐还上了研究生。现在我们仨都端着“铁饭碗”,邻居们都夸我爸妈教育得好。爸妈靠辛苦拉砖拉沙挣点钱,把我们养大了。而在教育成才的道路上,六舅发挥了老大的作用。

我和我姐考上大学那年,六舅送给我俩每人一部手机、一件棉袄。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,陪伴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。毕业后,迷茫的我们面临着就业、深造的两难选择,六舅看得远、想得周全,在他的坚持下,我姐继续深造,后来考上了研究生,我也坚持读完了本科。拿着含金量颇高的毕业证书,我们都顺利就业了。学习最差的老弟,上完大专后,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务员。至此,我家的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。如今,我们姐弟仨都已结婚生子,过着幸福美满的小日子。

这几年,我爸妈奔波湖南、海南两地,帮我姐我弟照看孩子,娘家只剩下冰冷的家电。幸好六舅离得近,他时不时来我这里看看,我忙得没时间照看孩子时,他总能在关键时刻“救火”!那时候,我觉得,有六舅在,真好,起码我还有娘家人撑腰。六舅很能干,不仅把家里的大小事务料理得很好,做饭也是一把好手。因为离得近,蒸好馍、炸好虾,他总是第一时间往我这里送。

然而,谁也没想到,三年前,可恶的胃癌竟然不长眼地缠上了六舅。在那场大手术中切除胃以后,六舅的身体每况愈下。那个高大健硕的“才俊”一下子成了干瘦的小老头,头发掉光了,往日的精气神也没了。他整日窝在家里,哥嫂上班时,他就自己料理一日三餐。

六舅喜欢吃自己蒸的馍,但生病后,他再也没力气鼓捣了。有一次,我蒸了点包子,刚出锅就给他送去了几个。六舅拿着包子,一边说以后别麻烦了,一边吃了起来。吃着吃着,他突然哭了,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掉眼泪。后期六舅住院时,我有空就给他打电话,问他想吃啥,我来做。那天中午,我包了三种饺子,有肉有素,六舅吃到嘴里时又掉眼泪了。六舅说,那是高兴的,因为“闺女”长大了!

生病后,六舅变得很脆弱,很念旧,总是跟我提起以前的事。而不善言辞的我,只能劝他让他宽心点,会好起来的。我一直认为,六舅能坚持很久,因为他是一个好人。当六舅把他的遗书偷偷让我看了以后,我再也不忍不住了,我哭了!六舅辛苦一辈子,帮了家人、邻居、同事,积了不少善缘,可末了末了,却只能向命运“妥协”。

哎,疾病没有怜悯之心,对谁都那样残酷无情。六舅走了,可他的谆谆教诲仍印在我的心里。孝敬长辈、干好工作……俺都记着呢!

# 深秋的树

◎顾迎春(河南叶县)

深秋时节,我在商丘师范学院参加为期半月的省级骨干提升培训。

我们所住的宾馆在商丘师范学院对面。一天早晨,我开窗通风,推开窗的刹那,目光被一棵树吸引了,它在宾馆北边一个小区的院子里,远远地只能看到它的树冠。

树冠也没什么特别,和其他树一样。特殊的是树冠上的叶子,叶子的颜色可真多,我站在窗前大致数了数,青的、绿的、黄的、橙的、红的、紫的六种颜色。见过很多美丽的秋树,但一棵树呈现出这么多的色彩,我还是为之赞叹了。

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的确,绿叶经过浓浓的寒露,经过阵阵的秋霜,逐渐变黄、变红、变紫。岁月把一树绿叶打扮得一簇簇绿、一簇簇黄、一簇簇红、一簇簇紫,成了一株美丽的花树。

秋树的美,让我时不时就想推窗看看它。看着看着,我眼前浮现了它春天、夏天的样子。

春天,新芽初绽,嫩黄翠绿,生机勃勃,叶子在春风中翩翩起舞,灵动可爱,招人眼目。

夏天,绿叶葱茏,顶着炙热的阳光洒下大片绿荫,大有“舍我其谁”的英雄气概。

深秋的树,根尽可能往下伸,吸纳生长所需养分。叶尽可能在风中摆,享受阳光的抚慰也接纳风霜雨露的侵袭。吸纳天地的精华就这么从容淡定地立着,把自己的叶子立成了一簇簇的花束。这个季节的树,我认为是一年四季最美的时候。

人到中年,实际上也走到了人生的秋季,走过了青葱,走过了疏狂,看淡了名利得失,变得淡定从容,于是,心田里便开出了一簇簇的花,一如这深秋的树。

商丘学习期间,下午放学后,我们游了商丘古城、应天书院、运河公园,各处有各处的美,但我最想探究的是这颗秋树之美。临走的时候,我想去看看这棵深秋的树,近距离地看看它。

根据位置判断,它临近桂林路,在一个小区的院内。收拾好行李箱,我便去找寻这棵深秋的树。刚入桂林路,抬眼便看到了它,街边的围墙正好遮住了它的主干,枝叶一半在墙外悠然,一半在墙内静默。那姿态,那五彩斑斓的叶子,刹那间便眩惑了我的眼睛。

走近一些,地上黄的、红的、紫的落叶铺满了半边路面,像散落在地上的片片花瓣,美得让人不忍踩踏。我拾起不同颜色的落叶,装进包里,恋恋不舍地



离开了。

我回走十多米又折返,觉得没看清它的全貌挺遗憾的。看着小区的门锁处有敞开的小口,于是,像小偷一样,溜进院子。院子里就住了五六户人家,没有一个人,这下我可以不受干扰、尽情地观赏这美丽的树了。

它的树干有一人怀抱那么粗,上面分成三四枝,从他的大小粗细可以看得出,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中年的树。树下厚厚的一层落叶,黄的、红的、半黄半红的、紫的、半红半紫的……像倾洒了颜料瓶,又像无数的彩蝶立在地上,像一块五彩斑斓的地毯,又像凡·高笔下色泽明艳的油画。我低头再次拾起美丽的落叶,弯腰的时候,一阵风吹过,美丽的叶子又纷纷落下,飘到身上,直起身,任它悠悠地飘到我的手心儿里。

就这样偷了十几片颜色各异的落叶,我悄悄插上门,无声无息地离开了。出来时,正好碰到环卫工人在打扫路上的落叶,我问他这是什么树,他说不知道。那我就叫它深秋的树吧!

回眸,那秋树,庄重深沉;那秋叶,成熟优雅。再回眸,它沉静从容,立在院子的一隅,不张扬,默默地展示着它的厚重之美,这是岁月经霜后打磨出的内蕴之美。

行至将近天命之年的我,也想变成一棵秋树,像这样一棵深秋的树。

